



北国风

那年那月 NANIANNAYUE

记忆中的洗澡

□九歌

小时候，我家后山坡下有条小河，上游有两个泉眼常年淌水，水多时像大蛇，水瘦时像蚯蚓。

河水平日露面，雨天山水下来，就像水牛哞哞叫着在河床里跑。河床藏不住老态，被撞得轰隆隆往下塌。太阳钻出来，水牛放慢脚步，吃着草好不悠闲。

男孩子结伴往河边跑，到了河边，“啪，啪”甩掉张嘴鞋，火急火燎扒下衣裤跳河里学鸭子凫水，狗刨、憋水、打漂洋，老三招。女孩子们半里地以外早停住脚，把脖子伸成了鹅往这边张望，望一会儿，拐到河湾处，挽裤腿儿下河撩水花，洗了头发，却脏了衣服。我呢，不敢下河，母亲不让。

母亲说：“你爹没了，够够的了，你可让妈省点心吧。”我打小被母亲捏住了身上那个叫勇敢的七寸。男孩子的河下不得，女孩子的河去不得，他们在河，我杵在岸，干瞅。回到家，嗓子疼，咽不下小米饭，噎得慌，喝不得大楂粥，痛得很。脸冷得一汪水似的。后屯老马家三个儿子下河洗澡，老三一个猛子扎下河去，趟到锅底坑了，老大老二下水救，都搭了进去，捞上来三条赤身，长脱脱摆岸上，孩子娘哭得背过气去，孩子爹也傻了一个样。这的确是件不让你妈们省心的事。



乡村孩子洗澡。

身子总归是要洗的，舀盆水端着，寻僻处，撩，洗，搓，搂草打兔子，捎带净了头和脚。

我十三岁那年，辍学当了马倌。这下好，整天山上一撇，没人瞧没人管的，落个清静自在。下雨，也得待在山上，雨衣浸水，衣服透湿。干脆，脱掉雨衣，淋着。再干脆，甩掉上衣，光膀子，来个痛快的。好大的一个天浴，天地草木湿了，风也湿了。冷啊，我在山坡上一圈儿一圈儿跑，冷风一丝丝往身上扎，从裤脚儿钻进腿。

我一听“风干了忧伤”那句歌词，就感到冷。我风湿了内伤。风湿了，脚面和脚踝肿两扁指高，走路掂着脚，多亏老红马驮着我继续放马。风湿落下了病根，腿好了，风走一径，害了眼睛，虹膜粘连，患了继发性青光眼，常年高眼压，那是叫疼，一疼就觉着冷，浑身上下下里外都觉着冷。

读师范时，市里有澡堂子，没钱不让洗。晚上倒床上佯睡，听舍友睡熟，下床撩上洗脸盆，假装上厕所，进到洗漱间，去裤头，拧龙头，放一盆水举过头顶浇下来，畅快得很。二楼都是男生，有人起来见也没事，弄不好来个穷小子做伴，一起洗更畅快。洗罢，从墙角拽出拖把，把地上的水渍拖净。拎裤头溜回屋接着睡，没事人儿一样。第二天早上，舍务大婶在走廊里一个劲抽鼻子，纳闷，洗漱间咋有汗泥味呢？

毕业分回乡下，在先前念书的那个教室里教书。乡里没澡堂子，接着用盆舀水洗。二十四岁那年夏天，结婚前一天，我骑自行车赶出一百多华里，去县城澡堂子，开天辟地洗一把。去时，出一身透汗，黏黏糊糊，洗干净出来，身子轻得像要飞起来。回来时，又冒出一身透汗，还是黏糊糊，可就觉着轻巧呢。结婚那天，知客人（类似现在的司仪）屋里屋外新人新人地叫。打那会儿，我就琢磨新人这说法是不是和洗澡有什么关联呢？

搬进住宅楼，安了淋浴，一拧水龙头，八百八十八元一个的喷头喷出水柱直溜溜，洗刷干净分分秒秒的事。好不容易逮着好玩意了，哪能那么快就罢手，慢慢悠悠洗干净，随手打开浴霸，两千瓦的灯泡子明晃，干身子，暖了心。



扫描二维码

白露烟

□老兵

记忆像一条小河，在日子的这头向着那头流淌着。偶尔溅起的浪花，便在记忆河床上网个结，旋转几圈，于是，想起那个日子——白露！

白露，是烟上架的节气。每逢这时农家总要把自己的烟叶拴在架子上，让太阳轻轻地吻着，待烟叶着色变成橙黄，去掉水分，剩下纯粹，烟叶才开始下架，这时吸烟的乡下人美滋滋地走过来，争着品那金秋后下架的第一片烟叶的味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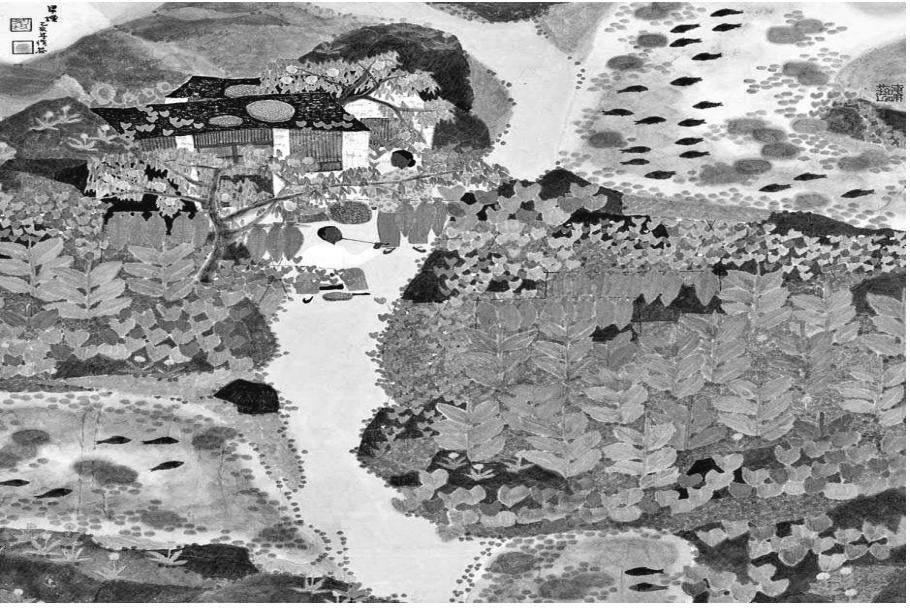
和所有的农家人一样，我也喜欢种植烟叶。记忆中每逢春风乍起，便开始育秧。育秧很别致，先是翻起一块地，把黝黑的土用叉子敲碎摆平，然后再用双手像搓麻绳那样细细地揉着，直到那土全是面子，用手一抓从指缝中流出。撒上烟籽后，父亲将打好的草帘子盖在那上面，像给孩子盖上一层被生怕冻着，之后扬起喷壶在帘子上洒一层水，等待叶子长出的日子。叶子也许懂得呵护它的心呢！没几日便悄悄探出身子，扬着脸惊奇地看着世界。父亲看它们醒来了掀起那层“被”，让它们在春风中跳着绳，蹿高，觉得在栏子里待不住了，便把它们枝枝分开，小心翼翼地装进篮子里，用扁担挑到泛好的地儿栽秧。

当烟苗整整齐齐站在那里的时候，雨水来临了，几个湿漉漉的日子，几时高挑的春阳，苗儿沐浴着春雨夏雨，不顾一切地打扮自己，直到尺八高，父亲开始为它们助长，掐尖，打杈，见朴棱棱地像蒲扇般扇着风，父亲才长长地呼出一口气，回头准备谷草，捋顺每一个日子，这时只得白露，随时掰下烟叶上架。

还记得掰烟叶的时候，父亲鞠身在田里，然后一摞一摞地码在垅上，那样子满脸的笑容，不时抽几下鼻子，仿佛嗅到了一种味道，在他横七竖八的皱纹里流淌着，我奇怪地问父亲“爹，这叫啥？”

“傻孩子，有了这东西就不愁猫冬了！没事时捏上一点卷上一支，日子就在这烟头上红着，省得跑到老远的县上买那‘大白杆’”。我知道，父亲说的“大白杆”是指一种最廉价的香烟，没有名分，它的身价只是在最普通的吸烟者中流行。即使这样，对于那时的农民而言，也是一饱口福了，最困难时没有烟吸，没有钱买，只好到大甸子上采“老鸹筋”，晒干后揉碎用发黄的纸卷着抽。烟瘾大的把向日葵底部的叶子掰下当烟叶。

我还记得老家的上屋有位老姜太太，那时她已年届古稀，因为自然灾害没烟叶，大冬天屋子的墙角挂上一层霜，风吹来时那霜花飞了一屋，冻得老太太哆嗦一团。她想吸口烟暖暖身子，哪里有烟叶？看到她可怜样子，我跑到地里撸“猫耳朵”（烟杆底部的残片），回到家在灶火上烤干给她卷



适逢白露收旱烟。

着抽。我至今还记得她抽烟的样子：一只手烟成喇叭捏着那烟，当她猛吸一口时，脸上的皱纹都散开了，之后呼出一口气来，用她的右手拽下围着的被，一种满足感不经意间在她的嘴角上抿着。

也许正是那曾经的艰难日子，让父亲倍加珍惜他每年经营的烟地。掐完了烟叶，父亲把一抱抱的叶片薄薄平整地放在屋檐下，然后用野地里采来的香蒿盖在叶片上，让香蒿的自然味道浸透烟的叶片，当有一天嗅到叶片上有了香蒿的味道，这时开始用捋顺的谷草编辫子，那辫子长有几十公尺。哥哥早已把烟架搭好，烟架呈波浪型，中间高，两头低，烟辫挂上去，叶片的浑身裸露在阳光下，让晚秋的太阳尽情的沐浴，直到秋分过了，寒露未至，父亲的烟开始下架。

烟下架的日子院子里来了许多帮忙的乡亲，拆烟辫，数着烟的叶片，拧着谷草茎子，给刚刚一下架见世面的叶子烟打捆，你来我往，喜笑颜开，好不热闹。这时的父亲，揉碎几片金黄烟叶，大声对下屋的张大爷说：“张大哥，这头一口金秋的新烟还是你尝吧！你是咱庄稼院的功臣。”张大爷也不客气：“我品上一口尝尝于老弟的心思！”我急忙把早已准备好的烟纸递过去，他娴熟地用两个指头一捋，网在手心上转了几下，掐去烟蒂，再用舌头舔了下边的纸角儿，一支烟瞬间叼在他的嘴上。我顺势给点上火，他深深地吸上一口，然后吐出一串烟圈，朗声笑道：“好抽，香水味！”直到这里会吸烟的人才七手八脚各自抽出纸来

卷烟，品味，每个人的感觉赛过神仙！

后来我问父亲，为什么先让下屋的张大爷品烟？“抗美援朝时他是担架队长，一次看到一个班的志愿军战士，因为长期在水里泡着，脚丫子都烂了，他想起了旱烟能治脚气，烂脚的方子，把身上带的叶子烟统统抹在战士的烂脚上，几天的功夫战士们的脚丫子完好如初，又钻出山洞冲锋陷阵打鬼子去了。而他自己再没了烟抽，对此志愿军前线为他记了三等功。抗美援朝结束后县上留他在武装部工作，他却背着手卷回到屯子，人家问他为何公家饭碗不端，非摆弄土疙瘩。他一扬手，‘打小就不当官的料，还是在土里刨食好！’

大人品着烟，我也嘴馋，背着父母偷偷卷上一支抽了起来。哪里知道味没抽出来，却恶心了一天，抽醉了，那以后我只要闻到烟的味道心里特别烦。由此看来，再好的烟不利于身体健康，叶子烟虽然有治脚气和烂脚的功效，比之烤烟与香烟尼古丁少，在消费它的同时，但原只做为一种消遣，却不能成性嗜烟如命，否则对身体不利。

又是一年白露时，想起往事，想起烟上架的日子，也想起了早已走进天堂的父亲。他在73岁那年走了，走时躺在我的怀里，见他不久于人世，自从有病硬是忌了烟，姐姐给他卷了根又粗又长的烟。看到自己种的烟他眼睛一亮，用已经没有血脉的指头夹住，深深地吸着，随之吐出几个烟圈腾空而起，我仿佛看到那烟圈像一朵朵祥云，父亲正架着它走进了另一个世界。

北方故事 BEIFANGGUSHI

上小学时，一到暑假就去农村的奶奶家，那里比县城好玩。

奶奶家左邻右舍和我一般大的孩子很多，成天在一起玩。上房顶往草垛上蹦，用玻璃瓶子底儿砸榛子，倒柴禾堆里藏猫猫，踩着圆滚滚的木头走独木桥，在草垛上摔跤。

到河边玩战斗的游戏。折下树上的枝条，围成和脑袋一样大小的圈儿，戴在脑袋上，要是有个军帽当然更好，就像解放战争的电影一样。至于谁当解放军谁扮演坏蛋，常常争得不亦乐乎。或是石头剪子布，或是哪一伙戴的军帽多，就一定是英雄人物。

我毕竟是从县城来的，戴着崭新的军帽，系着一个腰带。小伙伴们多是光光的脑袋，腰里系一条麻绳。他们的木头手枪也没有买的塑料手枪那么精致、那么逼真，所以，我们那一伙理所当然是英雄，常常占领有利地形，从高处向下冲锋，从背后偷袭对方。反正当解放军的一方总会喜气洋洋，另一方垂头丧气。

不到荒郊野外玩，我们一般是轮流在各家院子里玩。最好玩的是那次在奶奶家院子里扣家雀儿（麻雀）。用一个大大的柳条编的筐箩，翻过来，支上带叉的木棍，木棍上拴着线绳，把绳子捋到很远，躲在墙头，或者类似掩体的后面。筐箩里面撒一些谷子、麦粒儿，期待着家雀儿进去，我们迅速一拉，筐箩就会把贪吃的家雀儿扣在里面了。

可是那些家雀儿们根本就不上当，三五成群地落在院子里，就在筐箩附近徘徊，小心翼翼地吃着周边的东西。我们全神贯注，心情紧张，一动不动地盯着筐箩，攥着绳子的手都出汗了，随时准备拉一下绳子，然后雀跃着跑出去，捉拿筐箩里的战利品。可家雀儿们悠闲自得地吃着食，偶尔警惕地抬起头，东张西望，如果稍有动静，就“扑啦”一声，高高飞起。在栅栏上、在房顶上、在大树上停住，唧唧喳喳，像是互相交流，通报情况。等一切安静下来，又落下来，继续在周边觅食。



想起童年捉麻雀。

用一个大大的柳条编的筐箩，翻过来，支上带叉的木棍，木棍上拴着线绳，把绳子捋到很远，躲在墙头，或者类似掩体的后面。筐箩里面撒一些谷子、麦粒儿，期待着家雀儿进去，我们迅速一拉，筐箩就会把贪吃的家雀儿扣在里面了。

捉家雀儿

□孙戈

我们屏住呼吸，就像电影里小英雄设埋伏、伏击日本鬼子一样，等着敌人上钩。可敌人总是那么狡猾，轻易不上当。我们就想各种办法，派几个人去扫院子，但没扫几下就放弃了。院子那么大，哪能扫得过来？就是扫了也不可能扫干净，家雀儿眼尖，除了筐箩里的，哪儿有吃的它们就准确地落到哪儿。派几个人去轰，也不行，轰跑的家雀儿有可能就不回来了。家家户户都是院子，到哪都有吃的，不一定非来你家。眼见得当头的日头挪动了好长一段，我们却一无所获，终究有些失望和气馁。不知道谁出的主意，要不咱们把鸡架里的小鸡放出来得了！

立刻有人响应。

“半天也捉不到家雀儿，捉几只小鸡玩也好！”只有我犹豫，怕在屋内纳鞋底儿的奶奶知道。

“没事！捉完了再放了呗！”

“咱又不像日本鬼子，逮住了小鸡杀吃肉！”

“下次到我家也玩捉小鸡！”几个小伙伴在一旁一个劲儿地劝说。

我看着小伙伴，又看看远处的鸡架。正好还没到给小鸡喂食的时间，那些挤在一起的小鸡一个个都饿得咕咕直叫，看见筐箩里的美食，一定会不顾一切地扑进去，准能捉住！

我点头同意，小伙伴们可开心了。大家继续隐蔽，两个小淘气自告奋勇、蹑手蹑脚地从窗台底下爬过去，直奔鸡架。他们生怕被奶奶发现，像个小偷儿，鬼头鬼脑的。鸡架里的小鸡一直盼着有人来，虽然见到的不是他们熟悉的老太太，而是偷偷摸摸的小屁孩儿，也是兴奋异常，咕咕叫个不停。小淘气抹一把鼻涕，打开鸡架门，院子里顿时一阵鸡飞狗跳。

奶奶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门口，喊着类似狗蛋儿、铁锁的名字，他们吓得直跑。我们闻声也撒腿就跑，游戏自然结束。

可小鸡放出来了，直奔筐箩下面的谷子和麦粒。奶奶只好顺手收拾被我们弄得狼藉不堪的院子，提前把拌好的鸡饲料端出来给小鸡们喂。小鸡们特别听话，跟着奶奶敏捷的脚步，听着奶奶熟悉的语音，争先恐后、又很有秩序。黑的、白的、花花的，一大片。

不管我做错了什么，跑多远，天黑之前还是要回家的。奶奶不曾说过我，等我进屋，抓住我的小手，伸到洗脸盆里洗。端上饭菜，一起吃饭。

奶奶说，小鸡下蛋了。她打开蒙在小盆上的盖布，对我说，这是刚煮的鸡蛋，趁热吃！



庆祝建立延方人民革命县政府宣传单。

九一八事变后，东北成为抗日前沿。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，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，1935年（伪康德二年）1月，在珠河县（现尚志市）铁道南的三股流，以哈东支队为基础，吸纳了部分山林队和抗日军，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，并发表了呼吁书和通告。通告中陈述了日军占领东北，同胞陷入苦难的境遇；按照东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，在“一二·八”淞沪会战纪念日正式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，以此继续进行反日事业，呼吁人民共同抗日。

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设有司令部，赵尚志任军长，冯群（冯仲云）任政治部主任。司令部下设秘书处、副官处、军需处、执法处、稽查处、少年连、政治保安营（非营编制，下辖两个连）。第一师师长由赵尚志兼任。三军一师为“三三”建制，师下辖3个团，每个团下辖3个连。赵尚志率领部队主要在珠江县境活动，以备随时策应各团。

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宣告成立，不仅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反日情绪，而且极大地震慑了敌人。赵尚志率领保安营和少年连，在三军成立不久，便攻占了双城东部地区，然后向东挺进延寿三区，烧毁了附近的警察局（所）。1935年（伪康德二年）3月，赵尚志率队乘胜东进，到达方正县大罗密勒，与活动在这里的李华堂、谢文东部队会合。在当时的背景下，赵尚志严格贯彻了中共中央“一二·八指示信”的精神：“尽可能的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，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，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，共同地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。”经研究决定，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为核心，与李华堂、谢文东、祁明山等较大的抗日义勇军队伍共同成立了“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”，推举赵尚志为总指挥，李华堂为副总指挥，谢文东为军事委员长。随后，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、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的名义签发了布告，反日队伍最终联合在一起，结成



本栏目稿件由黑龙江省档案馆提供